

都市，不轻言爱

肖午◎著

深不可测的都市，谁在爱？谁在哭？
谁在用涂满死亡的金色，
装点着欲望的玩偶？



SEU 2599014

2012年文坛新亮点——肖午与他的《都市，不轻言爱》，
用心跳的文字讲述一个残忍浓艳的故事，
字字句句缠绕你的眼睛，刺痛你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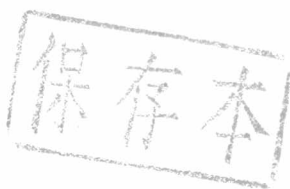


山东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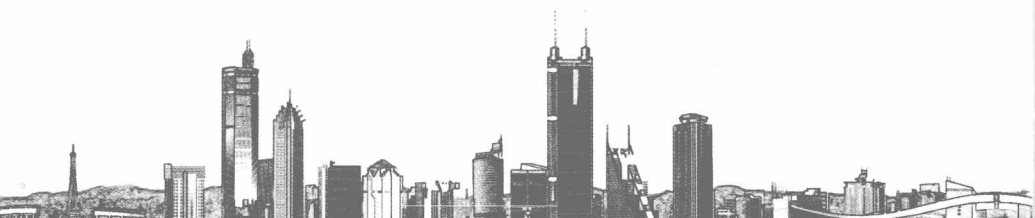
I247.5
6243

都市， 不轻言爱

肖午◎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市,不轻言爱 / 肖午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3

ISBN 978-7-203-07588-2

I. ①都… II. ①肖… III. ①言情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2146 号

都市,不轻言爱

著 者: 肖 午

责任编辑: 梁晋华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7588-2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目 录

- 引 子 / 1
- 第一章 闯深州 / 8
- 第二章 利益链 / 20
- 第三章 风流物种彭海博 / 24
- 第四章 捉奸 / 28
- 第五章 致命诱惑 / 38
- 第六章 我娶了村长千金 / 46
- 第七章 婚外女人 / 53
- 第八章 政协官员 / 60
- 第九章 我心恍惚 / 69
- 第十章 梦想实现 / 73
- 第十一章 协查房产 / 83
- 第十二章 深州“蚁族” / 94
- 第十三章 埋下祸根 / 103
- 第十四章 江湖险恶 / 111
- 第十五章 老友重逢 / 119
- 第十六章 金钱的魔力 / 132
- 第十七章 “痴情男”胡民阳 / 139
- 第十八章 如此下作 / 147
- 第十九章 温泉之夜 / 158
- 第二十章 造人计划 / 174

- 第二十一章 博文惹祸 / 186
- 第二十二章 遭遇不测 / 200
- 第二十三章 “强奸门”真相 / 211
- 第二十四章 内幕重重 / 221
- 第二十五章 岳父出事了 / 232
- 第二十六章 非正常提拔 / 246
- 第二十七章 陈艳妮之死 / 252
- 第二十八章 谁是凶手 / 261
- 第二十九章 接受审讯 / 270
- 第三十章 看守所生活 / 280
- 第三十一章 重获自由 / 289
- 第三十二章 沉重的结局 / 296

引 子

2008 年注定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一个让人无法释怀的年份。

这一年，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5·12”汶川大地震，伤亡人数众多，损失惨重，全国沉浸在悲痛之中。这一年，第 29 届夏季奥运会在中国举行，中国体育健儿勇夺 51 枚金牌，全国欢欣鼓舞。

这一年夏季的某一天，在沿海城市深圳，毫无征兆地刮起了一场强台风。台风极其猛烈，大有摧枯拉朽之势，像要把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推倒重建。

这天夜里，我刚与老婆卓秀娴在窗外狂风暴雨的伴奏下，做了一场淋漓尽致的爱。就在我疲惫不堪而又心满意足地准备睡去时，我的手机很不合时宜地响起。我一看号码，是顶头上司彭海博打来的。

“这死色鬼，该不会在这狂风暴雨之夜又叫我出去陪他喝酒泡妞吧？”我心里嘀咕道。为了安全起见，我忙翻下床，抱着电话跑到厕所里。接彭海博的电话必须背着我老婆，因为这厮在电话里很少说正经事，尤其是他三更半夜里打来的电话，十有八九是叫我出去陪他喝酒泡女人。

“喂，兄弟，我刚跟老婆做过，现在很累，准备睡了。又在哪里潇洒啊？”我接通电话后，还没等彭海博出声，就先压低声音来个“郑重声明”，以免他缠着我。

“你先别自作多情，听我说完。”彭海博忙打断我，语气不同以往地郑重，“马岗这边出事了，你赶紧过来，越快越好。”

“什么，出事了？”根据语气判断，我知道彭海博这次不是开

玩笑。

“是，那栋楼倒了。你赶紧过来，我在那里等你。”

彭海博所指的“那栋楼”正是张二江在我们管辖的马岗片区所建的违章建筑。这栋建筑问题多多，周围居民投诉不断，但都被我们“说服”了。因为张二江早把我们这些管违章建筑的人给“说服”了。

马岗是我们的工作管辖之地，是深州一个典型的“城中村”，外来人口的聚居地。随着外来人口的源源不断涌入，深州所有“城中村”的房子特别好租。因此，当地村民也找到了经济增长点，不断地在有限的土地上见缝插针地抢建楼房，然后出租赚钱。“城中村”里楼与楼之间的间隔非常小，大家戏称其为“握手楼”，即两楼之间的住户伸手可及对方。这样的“城中村”存在着许多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将不堪设想。深州官方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为此，市政府从城建部门抽调人员成立了“深州市违章建筑治理中心”，专门整治包括“城中村”在内的所有违章建筑行为。中心分片区管理，并按片区名称成立若干个巡查小组。我、彭海博及胡民阳等三人正是负责马岗村这一片区，叫马岗巡查小组。彭海博是我们这个小组的组长，是我与胡民阳的头儿。他还是一个科级干部，官儿不算大，但权力比较大。

我挂了彭海博的电话后，就急急地开车赶往马岗村。

快接近马岗村时，不断有警车、消防车、救护车从我的车旁呼啸而过，我心头一紧，暗想：这次准是出大事了！

赶到马岗村时，我看到村口集聚了许多人，好几辆警车、消防车、救护车也停在村口，警灯闪烁，警报呜呜。由于“城中村”楼与楼之间的间距太小，小得连一副棺材也无法抬出来，更别说这些体积庞大的车辆了。这些车都无法接近现场，只能停在村口干着急。人们急急地往村里跑进跑出。

“情况怎样？”我见到满身湿漉漉、面如土色、惊魂未定的彭海博后急切地问。

“情况不太明朗，现场很混乱。听说里边埋着几个民工。”可能因为过度紧张，彭海博全身颤抖。

“确定是张二江的那栋吗？”我这一问其实多余，因为在马岗村，

除了张二江，没有人敢在这一片区域搞违章建筑。

“别问那么多了。你马上跟胡民阳联系，你们必须马上赶回办公室准备一份关于马岗片区的违章建筑情况汇报材料。同时，你赶快补填一张关于这栋楼的处罚通知书，日期要填在一个星期前，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包括胡民阳！明白吗？！”借着闪电的余光，我看到彭海博苍白的脸像僵尸般恐怖，而且有点扭曲。

“明白。”我轻声应道，转身便走。

我是彭海博的得力“马仔”，有些事我得为他担当。我打胡民阳电话，他正在救援现场。接完我的电话，胡民阳从混乱的人群中跑了出来。见到我后，他直摇头。我明白他的意思，他一直不赞成我们毫无原则地给张二江的违章建筑开绿灯。对于张二江建构的利益集团，他一直是只妥协，不合作。而我，既妥协，又合作。实际上，我也不想这么做，但是，彭海博是我落脚深州的铺路石，他对我有恩，出于感恩，我对他总是言听计从，最终只能上了他的“贼船”。

我与胡民阳汇合后就匆匆往办公室里赶。

“现场情况怎样？”在路上，我问已经看过现场的胡民阳。

“还挺严重的，整栋楼像拔葱一样被连根拔起了，估计是地基打得太浅。唉，这样的建筑肯定会出问题的，整个工程层层转包，工程质量哪能保证？”胡民阳边说边打着寒战。他所说其实是深州违章建筑的通病，那些搞违章建筑的老板为了节约成本，根本不把工程质量当回事，每一栋违章建筑都可能是“豆腐渣工程”。这也是政府视违章建筑为洪水猛兽的主要原因之一。

回到办公室后，我忙查看有关马岗片区违章建筑方面的资料。这个“城中村”80%以上的房屋都是违章建筑。什么叫违章建筑？大家可能还搞不明白，实际我也整不明白。按照官方的说法，就是没有经过建设部门审批就动工的建筑。这有点像非婚生育的私生子，黑户口。深州成为特区后，原来的村民不再种田了，都改种楼了。种楼比种田赚钱，这谁都知道，所以，大家都在加建抢建楼房，谁还理会什么审批不审批呢？再说就是报了政府也不会批啊。所以导致深州“城中村”里，违章建筑到处可见。这给我们这些后期才成立起来的“深州市违章建筑整治中心”带来了不小难题：抓紧一点吧，影响村民的

利益，村民不干；抓松一点吧，影响政府形象，政府不干。我们“违治中心”进也不易，退也不甘。这就是所谓的在夹缝中生存。所以我们平时也就是在村里转一转，看到有人在建楼就上去看有没有办理正规手续，如果没有，我们就口头要求他们停工或者给他们开一张违章建筑停工通知书。他们大都当面答应，可我们刚一转身，水泥搅拌机立即“轰隆”起来，工地依然“马照跑，舞照跳”，一派忙碌的景象。我们拿他们没办法，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在我们的工作报告里，却是另外一种说辞，总是说如何如何努力地去制止了多少起违章建筑，经历了多少与违章建筑行为做的斗争等等，仿佛我们个个都是阻止违章建筑的斗士。其实这是我们糊弄领导的一种手段。

我叫胡民阳把以往给领导汇报工作的几份材料都调了出来，然后重新编写一份汇报材料。急编材料是胡民阳的专长，这个读新闻传播专业的大学生文字功底好，反应快，这是当初我们在人才市场里从众多应聘者中一眼看中他的主要原因。

趁胡民阳埋头写材料之际，我按照彭海博的指示，给那栋坍塌的违章建筑补填了一份停工通知书，把日期足足提前了一个多星期。这一切做得天衣无缝，至于神知不知、鬼觉不觉，我就无法知道了。但我相信，人在做，天在看。我所做的这一切，老天一定都看到了。

我刚做完这些，彭海博就打来电话催我：“我现在就上潘主任办公室去汇报，你赶快把材料带过来。”我明显感觉到彭海博的紧张。他不可能不紧张，而且我也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紧张。

彭海博说的潘主任就是我们“违治中心”的主任潘建仁。

在赶往潘主任办公室的路上，彭海博又特别提醒我：“到时有有人问起，你就说我们早在一周前就发过停工通知书了。张二江那边我有办法搞定，但我们一定要统一口径，并要保密！”

听了这话，我全身突然冒出了冷汗，感觉像是上了一艘贼船，而我又不得不与贼共舞！

台风像跟深州做了一场爱，而高潮过后，渐显疲态，并逐渐安静了下来。这使现场的救援工作顺利多了。早上八点多钟，所有被埋民工都被挖了出来。但是，有一个民工当场就没气了，另一个民工在送往医院过程中也闭上了眼睛，其他五个民工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伤。

两死五伤，这事故够严重了！

事故惊动了深州市委、市政府。事故发生后不久，市委书记和市长、分管城建的副市长都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

“我们要不惜代价、千方百计地抢救被埋人员！”市委书记在现场面对电视台的镜头，面部表情凝重。

接着，市长也掷地有声：“一定要追究事故责任者，一查到底！同时，要举一反三，在全市开展在建工程安全排查工作。”

第二天上午一上班，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就召开了由规划、城建、安检、水务、供电、街道办、居委会等相关部门参加的事故现场会。会上，副市长铁青着脸批评各部门在违章建筑管理、整治方面的不作为。他特别重点批评了城建局：“从这次事故来看，城建部门的工作还很不到位。否则，像这样的违章建筑怎么可能存在呢？”

听着副市长的话，潘建仁的脸有点挂不住了。虽说副市长批评的是城建局，但他是市违章建筑整治中心主要负责人，全市的违章建筑治理工作由他领衔负责。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故当然是他的责任。所以，副市长批评的话音刚落，他就接了茬：“确实，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在这里我首先做检讨。”毕竟在官场混过，潘建仁这招还比较绝，容易把被动变为主动。接着，他非常诚恳地表态：“我意愿接受市政府对我个人的处理。”这话就说得非常有艺术，一方面，主动揽责往往会博得同情分，另一方面，表明他自己就是城建局的一个分子，而且是一个重要的角儿。

而坐在潘建仁旁边、一直静静地听着副市长训话的城建局局长韩军铭想不到潘建仁会抢在自己前面发言表态，尴尬之极，怒火内生。但转念一想，这毕竟不是什么好事，潘建仁他一人担责，也是替自己脱罪，就由他去吧。想到这里，韩军铭不但不责怪潘建仁，反而对他有了些许的感激。毕竟在这个时候，谁都不愿意趟这浑水。

事故发生的第二天，许多媒体对这次事故都做了报道。因为发的是新闻通稿，报道的内容基本一致，无非是事故的基本情况如何，市领导是如何的重视这次事故的救援工作，并对事故作了重要批示等等。

报道出来的第二天，彭海博神秘兮兮地叫我打电话给张二江，说

是有要紧事要与他商量。彭海博还特别叮嘱我：“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用办公室里的电话，也不要用手机，最好找个公用电话亭。”

彭海博的过分谨慎表明，这次他与张二江的会面非同寻常。直觉告诉我，他们正在进行着一个阴谋。至于是什么阴谋，我不得而知。

我按照彭海博的吩咐买了一张公用电话卡，找了一个比较偏僻的公用电话亭拨通了张二江的手机。手机响了好久都没人接，就在我准备挂掉时，一个女人的声音“喂”了一声，我忙告诉她，我要找张二江。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女人谨慎地问。我便把我的名字报了过去。

经过一阵短暂的安静后，一个沉重的声音传了过来：“是冯律师吗？”我知道是张二江，他平时就这样称呼我。

“是，张总，说话方便吗？”我警惕地问他，像白色恐怖时期地下党之间的接头。

“说吧。”张二江的声音非常低沉，像从坟墓里传出。其实，有时我就觉得他这人就是魔鬼一个，总是给人诡谲和恐怖的感觉！

“彭科晚上要见你，地方由你定。”我也压低了声音，仿佛旁边就有人在盯梢。

“好，你叫他去余大哥那里吧。”刚一说完，他便挂了电话。

张二江所说的余大哥，就是市政协环资委主任余满良。在担任市政协环资委主任之前，余满良是城建局的局长。

我把张二江的话转告给了彭海博，他拍了拍我肩膀说：“你不要把我与张总见面的事告诉任何人。”

我点了点头，说：“不会的，你放心好了，你把我当兄弟，我怎能出卖兄弟呢？”

说完这话，我笑了，笑得有点苦涩。

我虽与彭海博称兄道弟，但仅仅限于某种利益与某种目的的联盟。出于利益目的，我与彭海博、张二江，还有后面要提及的一些人成了盟友，搭建了一条利益链。而也正是因为利益的关系，这条利益链最终会分崩离析，我们也将从盟友变成互掐的陌路人。

但无论如何，彭海博在我的人生路上是不可或缺的，至少我在深

州得以立足，他功不可没。

可是，成也彭海博，败也彭海博。在深州的几年里，虽然彭海博让我有机会成为深州的一员，但也因为他，我卷进了一起刑事案件的漩涡，经历了人间的炼狱。

第一章 闯深圳

2005年的夏天，我大学毕业后，决定到深圳去闯一闯。

那时的深圳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动感十足的符号，她代表着机会、激情、财富与成功。正是出于对深圳的各种想象和预期，我才把她作为职业生涯的首选之地。事实上，“闯”这个雄性十足的词用在我的身上是不准确的，因为我在深圳没有像别人一样经历过太多苦痛与挣扎，根本没怎么闯，便轻而易举地攫取了一笔财富，而且这财富特别巨大。别以为我是中了“六合彩”，我没有这个狗屎运。其实我是很快地在深圳找到了一种致富捷径。是何捷径？我先不说，后面自然会有交代。先说我初到深圳的一些经历吧。

到了深圳后，我先找一家“十元店”安顿了下来。那时的深圳有许多“十元店”，这是随市场需求所生。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全国各地涌进深圳来求职，美其名曰是南下寻梦，实质是为了过上富足生活。初来的寻梦者大都是穷光蛋，他们身上没几个钱，在住的方面就不怎么讲究，有个地方歇脚就行了。这就催生了“十元店”。所谓“十元店”，顾名思义，就是花十元钱可以住上一晚的歇脚之地。它虽然比不上宾馆、酒店、招待所舒适，但比起露宿公园、桥底、草坪来，绝对是初来深圳求职者的首选。

我住的“十元店”距离深圳市人才市场较近，这也是我选择这家“十元店”的原因所在。这是一家由工业厂房改造而成的“十元店”。老板娘是一个胖乎乎的女人，猛一看，有点像香港明星沈殿霞。“沈殿霞”收了我两百块钱押金后，便提着一串钥匙把我带到了三楼的一

个狭小、阴暗、潮湿的房间，房间里摆着四张床，几乎是紧挨在一起。除一张床什么都没有外，其他三张都摆满了东西。

“你就睡在那里。”“沈殿霞”指着空床位对我说，“那三张已有人住了，现在他们应该去人才市场找工作了。洗手间在四楼西边的拐角，是公用的。你现在就跟我去领床上用品吧。”

我随着“沈殿霞”来到一间狭小的房间里，里边凌乱不堪地摆放着床上用品。“沈殿霞”熟练地从里面抽出一张被子和一个枕头塞给了我，“呐，拿着，退房后交回总台，不能弄脏，否则，退不了押金。”

我接过被子和枕头，一股酸臭味扑鼻而来，我差点就呕吐出来。我看了看这些所谓的床上用品，上面满是斑斑点点，白色的布面也快要变成米黄色了。“还叫我不要弄脏呢，已经脏得不能再脏了。”我心里嘀咕道。

“能不能帮我换一套？这个太脏了。”我怯生生地对“沈殿霞”说。

“都一样。老板，别穷讲究了，‘十元店’就这样的东西，你要好的东西就住星级酒店去。”“沈殿霞”没好气地说。

没办法，我只好抱着这些“垃圾”回到房间，忍气吞声地把它们铺放在床上。真想不到，深圳给我的第一份见面礼竟是这堆齁齁之物！

在“十元店”安顿下来后，我便开始了求职之旅，天天往深圳市人才市场里跑。我相信每个在深圳混过的人都对人才市场这个地方有着特殊的感情。这是一个让人惶惶不安，又充满憧憬的地方。这个地方，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许多现在已经成就辉煌、牛皮哄哄的人都是从这里起步的。这里边就有企鹅老板马化腾的影子。每天到了人才市场后，我就像火车站广场里的小偷一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钻来挤去，寻找可以投放简历的目标。一旦发现目标，我便毫不犹豫地吧廉价的简历像丢垃圾一样往招聘单位里扔，每扔一份简历，我心中就燃起一丝希望之火。

但一个多月下来，虽然我也接受过几家单位的面试，可最终都泥牛入海，杳无音讯，这让我感到很挫败。在全国就业环境日趋恶劣的

情况下，要想在深州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真不容易！因为那些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工作的人，或者想谋求更大发展的人都纷纷往深州来“淘金”。这让深州的人才出现了严重过剩，每一个职位都面临僧多粥少的局面。正当我心灰意冷、准备离开深州转移求职阵地的時候，一则招聘广告最终把我留了下来。这则招聘广告正是我現在的工作单位“深州市违章建筑整治中心”张贴的，招的是法律方面的人才，正是我大学所学的专业。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给这家单位投了一份简历。

不曾想，两天后我就接到了这家单位面试的电话通知。我按照电话里所指引的地址来到了位于深州市上步路的深州市违章建筑整治中心办公室。也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彭海博，那时的彭海博还未被分配到马岗巡查小组，还在总部负责行政工作。

“坐吧。”彭海博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给我倒了一杯热茶。多年以后，彭海博的笑容和这杯热乎乎的茶一直留在我人生的记忆里。这毕竟是在我失意困顿的时候，在深州得到的第一份温暖。

面试进行得很顺利。主考官只有彭海博与他的一个同事，他们问的问题都很简单，有点像走过场的感觉。后来我才知道，彭海博看了我的简历后，觉得我正是他们想要的人。所以，之后的一些程序都是走过场了。我非常顺利地进入了深州市违章建筑整治中心，成了这个城建局下属单位的一个编外雇员。我终于在深州找到了落脚之地！据后来另一位面试我的同事说，彭海博在潘建仁主任的面前极力推荐了我。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没有彭海博，也许我早已逃离了深州，我就永远跟深州无缘，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富足生活。从这点上来说，我得感谢彭海博。

彭海波出生在潮汕地区，有着潮汕地区人的精明、豪气和仗义。他十岁时就跟着父母来深州读书、生活，属于伴着特区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也即是“特二代”。因此，他有着这代人思想开放、头脑灵活、嗅觉敏感、视野广阔的特征。

彭海博读书时并不怎么用功，成绩一直不好。他父母那时都全身心地投入在特区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在学习方面，只好听之任之。高考那年，他的成绩只够大专线，就报了深州

职业技术学院，学的是物业管理。

彭海博毕业后在一家物业公司干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嫌做物业管理太累，工资又低，没经父母同意就把工作给辞了。再后来，他遇到了张二江，并在张二江的运作下进入城建局，成了城建局公务员队伍中的一员。

对于我来说，彭海博是个好老师。从他身上，我学了不少东西。当然啦，这些东西有好有坏，但都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简单地说，好的东西是让我懂得了人情世故，让我学会了生存之道。不好的东西并没有太具体的，但是，有一件事情让我一直耿耿于怀，那就是他把我带到了东莞，导致我把我的“第一次”丢在了一个风尘女子身上。

不怕大家笑话，在与彭海博去东莞前，我绝对还是个处男身。之前我虽有过的朦胧的恋爱，但都停留在拉手和亲嘴的阶段，从未有过“实战”。不是我不行，而是不敢。我也有过好几次“破身”的机会，但最终还是理性战胜了感性，全身而退。但是再可耻再悲哀，我也不愿将保留了二十多年的处男身献给一个风尘女子。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一天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彭海博走到我办公桌前敲了敲，神秘兮兮地说：“有个老板想认识你，今晚要请你吃饭。”

“不会吧？这个老板是谁啊？他为什么要认识我？”我有点疑惑。虽然之前彭海博也带我参加过几个饭局，但都是别人请他，我只是作陪而已。而今天这个老板点名要请我吃饭，真有点让我受宠若惊，不知其解。

见我一脸的问号，彭海博也不作太多解释，只淡淡地说：“你也别想得太多，这个老板只是想跟你交个朋友而已。人在社会上混，得多交朋友。”

我在深圳的朋友不多，当时能算得上朋友的也只有彭海博一人。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一位教经济学的教授就告诉过我们，当今的社会，关系就是生产力，所以，走上社会后，一定要多交朋友，广聚人脉。因此，我参加工作后也有多交朋友的想法。

“好吧。”怀着好奇的心情，我答应了下来。

“那等下就走，这个老板马上就到。”彭海博说。

过了一会，彭海博电话响了。接完电话后，他对我说：“走吧，这个老板已经在楼下等我们了。”说完，他拉起我便走。

一辆黑色奔驰车正停在院子里，彭海博走上去拉开副驾驶室门坐了进去，然后示意我坐在后面的座位上。

车上只有司机一人。刚一坐定，彭海博就指着司机介绍说：“这就是今晚请你吃饭的张老板，张二江。”

张老板转过身来，并伸出右手要跟我握手，我也忙伸出右手迎了上去。就在我们握手的间隙，彭海博也向张老板介绍了我：“这是我们单位新来的大律师，冯伟标。”

张老板冲我笑了笑，说：“冯律师，你好。谢谢你赏脸。”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就叫我小冯好了，叫律师多不顺口啊。”

彭海博老爱向别人介绍说我是律师，可我虽然是学法律的，但从来没有参加过司法考试，这算哪门子的律师啊？我也曾经跟彭海博说过不要向别人说我是律师，可他很正经地反驳说：“非也。你是读法律的，在我们这里做的大都是与法律有关的工作，算半个律师。重要的是，这个社会很实在，你必须有一个头衔，人家才看得起你。所以，在社交场合我这么介绍你，是让别人看得起你，反正也没人去调查你的真实身份，你就不要太谦虚了。”彭海博很好地给我上了一堂社交课，让我受益匪浅。这以后，在社交场合，我总是戴着“律师”或“科长”这些与事实严重不符的面具出场，并获得了别人的些许尊重，这大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接着，张二江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了我，“这是我的名片，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张二江煞有介事地说。

“张老板是我的好哥儿们，你有什么困难尽管找他。在深州，没有张老板办不成的事。”彭海博在一旁帮张二江做广告。他总爱夸大其词。

我接过名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深州市江河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二江，便道：“谢谢张总！”

“你也别叫我这个总那个总了，就跟彭科那样叫我二哥好了。现